

## 第四章 作品人物久遠寺牧朗與內藤糾雄之分析

### 第一節 久遠寺牧朗之角色

久遠寺牧朗，本名藤野牧朗，因入贅久遠寺一家而改其姓，為關口巽與中禪寺秋彥〈即京極堂〉的學生時代之舊識、也是《姑獲鳥之夏》當中無辜、悲哀、令人不勝唏噓的受害者；書生外型、平時戴著一副厚重的眼鏡、個性溫文儒雅甚至令人感覺優柔寡斷，在一段機緣巧合之下無意間遇到了久遠寺梗子，自此一見鍾情而墜入愛情的深淵，隨即牧朗寫了一封情書拜託關口巽轉交給梗子，但是不幸的悲劇就是從這一個時間點開始拉開序幕，轉交情書的那一天久遠寺一家全家出遠門，只留下自幼體弱多病的久遠寺涼子在家，而牧朗誤認為梗子的漢字寫法為「京子」〈平假名讀音皆為kyouko〉、再加上關口巽也誤將情書交給了涼子，結果，這一項接連錯誤的行為卻招來牧朗往後的殺身之禍以及久遠寺涼子、梗子、甚至可以說牽涉到久遠寺一家的悲劇命運。涼子在聽到「kyouko」以及看到信封上的名字「京子」的那一瞬間，她的意識當中產生了另一種人格——即依照「快樂原則」行事的本我的人格「京子」，每當牧朗與他認為是久遠寺梗子的女性的涼子幽會時，殊不知他所面對的對象其實既不是涼子、也更非梗子，而是那如野獸般放縱的京子；雖然作者並沒有提及牧朗與京子幽會的過程，但是從最後的結果——即久遠寺涼子懷孕的這一點上看來，我們可以合理地想像當時幽會的場景——必然是任由本我的原慾能量驅使的京子不停地向牧朗展開充滿性暗示以及性誘惑的攻勢，試想，無論平時多麼地循規蹈矩、多麼地遵守社會上的繁文縟節的牧朗，面對情投意合、或著說單方面固執地投入感情的對象的涼子，他真的能夠抵擋也存在於自己的潛意識當中、本我的強烈的追求性渴望的衝動嗎？他真的能夠以自我與超我的現實以及道德的觀念把持住最後一道關卡、最後一道防線嗎？答案是否定的，當情投意合的異姓雙方處在一個空無一人的場所，那場所正是讓他們釋放、發洩潛藏在意識底層的野獸般的本能慾望的最佳場所，最後的結果就是一久遠寺涼子懷孕了。當然，一陣激情過後、也可以說當本我的原慾能量退卻之後，伴隨而來的往往是自我與超我的正義以及道德觀的雙面夾擊，它不斷地質問

牧朗的意識、它不斷地譴責牧朗的人格，「怎麼能夠不負責任地輕易作出這種事情呢？」—像這樣子的想法想當然地必然時時縈繞在牧朗的腦中，結果，遵從於自我以及超我的指示與安排，原本個性優柔寡斷的牧朗即刻決定要像個男子漢一般地負起責任，決心娶他始終認為是久遠寺梗子的女性為妻、並且按照久遠寺一家的規矩，必須以國外留學、且取得醫師執照的身分入贅。本來就生性固執、偏執的牧朗，最後通過重重的考驗，從德國留學回來、取得醫師執照，甚至帶著一大筆的現金登門向久遠寺一家提親；但是天不從人願，原本對於牧朗來說，結婚應該是個令人稱羨的、美好圓滿的人生一大樂事，在久遠寺一家當中等帶著他的，卻是一段支離破碎、慘不忍睹的生活。



## 第二節 久遠寺牧朗的肛門性慾期與伊底帕斯情結表現

上一章提及關口巽的肛門性慾期的表現方式——為對同一種事物產生正反兩面的矛盾心理的表現方式，但是除了矛盾心理之外，肛門性慾期還有另外一種獨特的表現方式：「肛門性慾期」中，大人對小孩排便習慣的訓練、清潔的要求，在小說中往往經過「昇華」〈sublimation〉。西蒙·勒塞〈Simon O.Lesser〉即指出，「魯賓遜漂流記」一書中，主角極其小心地保持紀錄與講求條理，可視為「肛門性慾期」的表現。<sup>145</sup>、「在我們研究力比多〈即原慾〉的性器慾前階段的過程中，我們也得到了一些關於性格形成的新觀點。我們注意到某種三者合一的、通常被同時發現於一人身上的性格特徵：整齊、吝嗇和固執；根據對具有這些特徵的人的分析，我們推測這些特徵起源於肛慾性慾，該性慾以不同方式被吸收和利用。<sup>146</sup>」，因此如同強迫性地、偏執一般地紀錄某一項事物也能夠被視為肛門性慾期的象徵之一，那麼週而復始地、一絲不苟地紀錄每一天在自己心中留下強烈的印象、又或是仍然深埋在心中的疑慮與疑惑等等事物，且書寫成日記的這項行為，不也等同於肛門性慾期的象徵嗎？關口巽一行人為了了解事件的詳情以及實地探訪而前往久遠寺醫院之時，也特別前往久遠寺牧朗失蹤前，每天都耗費大半天的時間待在裡頭的場所——醫學實驗室，而眾人對於此實驗室以及牧朗的習慣的描述如下：

房間裡有一座書架，一對桌椅，放實驗用的培養皿與燒瓶的架子，除此之外別無他物，十分簡樸。書架上密密麻麻排著數十冊的醫學書、剪貼簿與大學筆記。筆記上仔仔細細地貼著分類標籤，按年代整整齊齊地排好。

〈略〉

「老師，找到日記了！」

中禪寺敦子〈中禪寺秋彥的妹妹〉發現書架上最下排全部都是日記。

日記由右至左按照年代排好。

<sup>145</sup> 佛洛伊德著，林克明譯，《性學三論·愛情心理學》，1971年，p. 47

<sup>146</sup> 佛洛伊德著，汪鳳炎、郭本禹譯，《精神分析新論》，《精神分析新論》收錄，米娜貝爾出版公司，2000年，p. 139

「真的是一絲不苟的人呢，從昭和元年開始全都排得好整齊啊。」

昭和元年〈西元一九二六年〉，我們都只是個孩子。二十幾年來一日不漏地記日記，這需要多大的精神力啊。<sup>147</sup>

筆記上面仔細地、巨細靡遺地貼上分類標籤，且按照其年代分類整理，這兩種行為皆顯現了肛門性慾期的象徵；如同在關口巽的肛門性慾期的表現這一節當中提到的，孩童們往往透過累積排泄物、然後一次通過肛門的這一項動作來取得性快感，當然這一項行為在往後會受到父母、或是週遭的人們勸阻、制止、甚至是譴責，所以孩童們迫不得已地只好「暫時」放棄這一項能夠簡單又方便獲得性快感的動作，但是那一種快感卻已經強烈地刻畫在幼童的意識底部，它會無意識地表現在孩童成長之後的行為上，一種表現為對事物的矛盾情感，而另外一種則是歸因於「累積排泄物」這一點上，因為孩童必須先實行「累積」這一項動作，進而累積得越多他越能藉由通過肛門這個排泄器官而得到莫大的快感，結果，長大後這項「累積」的行為昇華，造成往後喜愛藉由收集、聚積、歸類某項事物以得到心靈上的快感以及滿足，例如某些人從幼年時期開始便有收集郵票、唱片等物品的習慣、又或是那些被稱為「守財奴」的人們，他們的這一項收集物品、甚至是金錢的行為，也就能夠解釋為肛門性慾期的一種象徵，因為皆能從中獲得至高無上、難以取代的滿足感，而牧朗的情況則是將肛門性慾期的表現在具有愛好整齊、整潔、且喜愛將事物仔仔細細地劃分、歸類的性格以及一絲不苟地持續進行日記的紀錄的習慣上，如同關口巽所形容的一樣，一般人若沒有強大的精神力是難以自始至終、毫無遺漏與怠惰地紀錄自己的每一天，而在這強大精神力的背後，事實上就是幼童時期對於肛門性快感的渴望的變形在支撐著這股力量。

此外當牧朗與涼子幽會時，即便我們假設涼子的本我慾望不斷地藉由身體動作又或是言語、眼神釋放出極具吸引力的性挑逗訊號，固守社會規範與傳統道德觀念

---

<sup>147</sup> 京極夏彥著，林哲逸譯，《姑獲鳥之夏》，獨步文化，2007年，p.185；原文：「随分几帳面な人だったんですねえ。昭和元年からきっちりとならんでいますよー」昭和元年といえば、藤牧氏はまだほんの子供である。二十数年に及び一日も欠かさずに日記を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精神力とは如何なるものだろう。」，出自『文庫版 姑獲鳥の夏』，株式会社 講談社，1998年，p.243

的牧朗理應不至於讓本我佔據自我的心靈、直接墮入那慾望的深淵；即使牧朗的潛意識當中的本我，確實為了回應眼前的對象不斷發出的呼喊，逐漸地浮上意識的舞台打算佔據心靈、釋放潛藏已久的慾望，但是自我以及超我的現實與道德觀念不可能如此輕易地打開意識的閘門讓這頭猛獸隨意進出，所以在牧朗的本我的強大原慾的背後必定還存在著某種力量推擠著本我、幫助本我脫離自我與超我的束縛，而這股力量就是「伊底帕斯情結」。「如是我們明瞭，雙親對孩童的情愛可能過早地喚醒其性本能〈也就是說，在青春期的生理狀況尚未出現之前〉，致使心智的激盪泛溢而呈現於生殖系統裏。如果他幸能躲過這一關，則在孩童成年之後，他的柔情，將能指引他如何去選擇性的對象。孩童選擇期性對象的捷徑無疑在於以其童年期間具體而微的原慾所愛戀的對象為其對象。但是由於性成熟的後延，孩童仍有充分的時間，足以建塑其防制亂倫的欄柵，以及其他的性抑制現象，由是而得到血親不可通姦的道德印象，在其對象選擇裏，排除了他童年所愛戀之人。對這個欄柵的敬重，根本上是社會所立的一種文化要求。社會不願意使家庭的關係過份強大，以至於阻礙了更高級社會單位的形成；職是之故，對於每一個人，特別是青春期的男孩，它總是竭盡所能，疏鬆他和家庭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在他們的孩提時代，原是獨一無二，不可或缺的。然而，起初的對象選擇只出現於想像裏；而青年人的性生活也差不多只能圍限在縱情的幻想之中，這些想像，絕不至於實現。在這些幻想裏幼兒期的那些傾向總會一再呈現，但是這一次已有肉慾的成份參與其中了。這些傾向之中最重要的總是孩子對其父母親的性衝動，他們已經依性別的分化而僅受異性父母的吸引了一兒子喜愛母親，而女兒親近父親。<sup>148</sup>」、「尤其男人，總在尋找一個能替代母親形象的女人，因為這個形象從他最稚嫩的年代開始，早已統轄著他的心靈；因而，如果他的母親依然健在，她很可能會對她這個翻版十分不滿，充滿敵意。<sup>149</sup>」，如同佛洛伊德所闡述的，人類往往在其幼兒階段就已經形成了一種亂倫的願望，也就是伊底帕斯情節的產

<sup>148</sup> 佛洛伊德著，林克明譯，《性學三論·愛情心理學》，1971年，p. 111

<sup>149</sup> 佛洛伊德著，林克明譯，《性學三論·愛情心理學》，1971年，p. 115

生—兒子希望能佔有母親、女兒則希望能取代母親的位置，即便往後成長茁壯且受到基本的教育以及道德觀念的影響與箝制，那自小便在心中萌芽的願望卻不會因此枯萎、衰竭、消失，而是在教育與道德觀念的遮蔽之下持續生存著，正如同大樹底下的小草一般，雖無法攝取充足的陽光與養分，卻仍然仰賴著偶而浮上意識的舞台、悄悄地掌握每一個能夠獲得能量的時機—例如夢境當中，而僅僅依靠這微薄的能量，卻也使得伊底帕斯這株如同小草一般的常人難以認同的情結，持續不斷地、屹立不搖地存在於人們的潛意識當中，它能夠被壓抑、抑制住，但是卻難以永遠抹去。透過《姑獲鳥之夏》當中，種種對於牧朗的描述，即可明顯、明瞭地窺探出深藏在他心中的伊底帕斯情結：

此時，一張紙片由筆記本中掉落。

那是張老照片，影中人是位穿和服的女性。和服—久遠寺涼子？

「這、這是久遠寺……」

「嗯？這是他的母親啊，怎麼？與久遠寺家的姑娘很相像？」

京極堂打斷我的話說。

確實是我看錯了，影中人不是涼子，而是位沒見過的婦人。

她氣質高雅，坐在膝上的小孩應該是幼年時期的藤牧。仔細觀察之後，覺得也不算跟涼子很相像，只不過說像便覺得越看越像。第一印象是很相像，或許是楚楚動人的感覺與涼子很類似吧。

我把我心裡所想的話原封不動地說出來。

「說得不清不清楚的，到底像哪個？姊姊？還是妹妹？」

「反正姊姊跟妹妹很像，說像哪個還不都一樣？」

我迴避正面回答。

不、不對。

如果說限定黑白照片……

像的應該是一涼子。而非梗子。

京極堂撿起照片，小心插回去之後，不知為何表情悲傷地說：

「嗯，雖不算戀母情結，不過據我所知，藤牧似乎相當仰慕他的母親。這或許跟他幼年喪父有關。也許，他想在久遠寺梗子身上追尋母親的影子吧。<sup>150</sup>」

所以透過一段描述我們可以了解牧朗的「母親」與「涼子」、「梗子」絕對在外貌上又幾分相似，乃至於牧朗第一次見到梗子的時候，隨即產生一見鍾情的感覺，因為恰似於母親外表的梗子使牧朗在潛意識當中直接聯想到他過世已久的母親，也喚起他深埋在潛意識當中的伊底帕斯情結——男孩們難以忘懷那從小就是他原慾慾望的對象的母親形象，因此就等同於上述的佛氏的說法——「尤其男人，總在尋找一個能替代母親形象的女人」——那麼牧朗會對梗子產生一見鍾情的感覺，可以說是伊底帕斯情結所引導而成的結果。涼子、梗子兩姊妹本來外貌就生得如同雙胞胎一樣，再加上關口巽所述說的，涼子在氣質上與牧朗的母親也非常相似，如此一來，之後牧朗與涼子私會之時，一位不僅外貌與母親相似、而由內在散發出來的氣質也與他的母親大同小異的女性，朝向他不停地放射出充滿性挑逗

<sup>150</sup> 京極夏彥著，林哲逸譯，《姑獲鳥之夏》，獨步文化，2007年，p.235；原文：そのときノートの中に挿んであったらしい紙片がはらりと落ちた。

古い写真だ。和服の女性が写っている。和服—久遠寺涼子？

「そ、それは、久遠寺—」

「ん？これは彼の尊母だよ。何だ、久遠寺の娘にでも似ているのかい？」

京極堂は、私の言葉を遮るようにそういった。

確かに涼子と見たのは見誤りで、被写体は見知らぬ婦人である。

幼い頃の藤牧氏らしい子供を膝に乗せた、上品な女性だった。微細に視るなら格段涼子に似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もない。しかし似ているといえば似ているようにも思えた。第一印象は能く似ているのだ。楚楚とした雰囲気が涼子のそれと相通じるのかも知れぬ。

私は感じたままを告げた。

「はっきりしないなあ。どっちに似ているんだ？姉かい？妹の方かい？」

「姉と妹は似ているんだ。どっちに似ていたって同じことだよ」

私はそういつて誤魔化した。

いや—違う。

モノクロオムの印画紙に焼きついているのなら。

それは—梗子ではなく涼子の方であるべきだ。

京極堂は写真を拾って丁寧に日記に挿み直すと、なぜか悲しそうな顔をした。

「うん—マザーコンプレックスとまではいわないが、僕の知る藤牧氏は、相当に母上のことを慕っていたようですね。幼くして父を亡くしたとっていたから、余計にそうなんだろうが—その面影を久遠寺梗子に求めたというものは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なあ」

出自『文庫版 姑獲鳥の夏』，株式会社 講談社，1998年，p.317

的言語或是行動之時，這個背離道德觀念的行為舉止引發深埋在牧朗潛意識深處的伊底帕斯情結，在他眼前的女性已經不是梗子與涼子了，她是一個綜合了梗子、涼子與母親這三種形象的女性——其中「母親」的形象必然是佔據了大部分，這時伊底帕斯情結所產生的原慾能量已經被一個綜合有三位女性形象的女性所散發出的吸引力增幅到難以收拾、自我以及超我皆難以駕馭、抑制的地步，結果，牧朗完成了自幼以來的慾望、一種願望，他藉著與涼子這位帶有母親形象的女性發生關係，成就了伊底帕斯情結——他以自己取代了父親，佔據了父親的位置也佔有了母親。而作者京極夏彥寺不僅僅熟知精神分析理論的應用，他也十分了解伊底帕斯情結之命名的由來，因此他也讓懷抱著強烈伊底帕斯情結的牧朗最後也跟伊底帕斯王一樣——在不知情的情況之下，伊底帕斯殺害了自己的親生父親，並且同樣不知情地娶了自己的母親，但是命運是不會允許亂倫情況的產生，所以故事的結局是伊底帕斯刺瞎了自己的雙眼、並且將自己流放荒野，完成了一個令人不勝唏噓的悲劇——而牧朗的情況更是較之伊底帕斯有過之而無不及，過去因為伊底帕斯情結的影響而與涼子發生關係的牧朗在入贅進入久遠寺一家之後果然不斷地與梗子發生爭執，最後，在一次最劇烈的爭執之中梗子持刀刺中了牧朗，而血流不止卻還不至於死亡的牧朗躲進如同密室一般的書房將自己反鎖起來，而在書房裡頭他在意識不清的情況之下，朝向原本形象就類似於母親的涼子喊了一聲「母親」，結果就如同我們在探討久遠寺涼子的章節當中所述及到的一般，「母親」這個關鍵語打開了涼子體內的人格切換裝置，將她的人格切換至遵照超我指令行事的人格，而當時牧朗抱著受傷的腹部、臥倒在地上的姿勢又恰如剛出生的「嬰兒」，處於「母親」之人格支配下的涼子就這麼為了遵守、守護代代相傳的久遠寺一家的規矩，她執行了她應盡的職責——他拿起石頭敲死了牧朗，這令人不勝唏噓的結局不就與伊底帕斯的故事雷同嗎？——犯下人類社會中的禁忌的亂倫行為的牧朗，必定與伊底帕斯王的故事一樣是一個淒涼的悲劇，只不過比起瞎了雙眼而自我流放的伊底帕斯王，最後連生命都失去、而且死在如同自己的母親一般形象的涼子的手上更是叫人心生憐憫之感。此外，在《姑獲鳥之夏》的序言、開場



白的部分，有一段如同夢境一般充滿想像與妄想的第一人稱自述：

我

大概是剛剛才睡醒的吧。

這裡是哪裡，

而我又再做什麼呢？

我浸泡在暖和的液體裡。

我的眼睛是閉著的，還是張開的呢？

好暗，

也好靜。

我蜷曲著身體，浸泡在液體裡。

聽見了聲音。

似乎有人在生氣。

不，又好像在悲傷。

我現在感到非常祥和。

我緊握拇指。

我的臟腑向外開放。

我的臟腑好像連接到別處。

總覺得，

有點冷。

我

真的是醒著嗎？

「母親。」<sup>151</sup>

野崎六助曾經對於此第一人稱自述發表意見：「獨白以「母樣」作為結尾，其意境彷彿描繪胎兒的夢境一般，並且特意使用舊假名與舊漢字。與小說之後的進展

<sup>151</sup> 京極夏彥著，林哲逸譯，《姑獲鳥之夏》，獨步文化，2007年，p. 20

兩相對照來看，此獨白中的「我」，除了關口巽別無他人。<sup>152</sup>，由於《姑獲鳥之夏》當中，關口巽的意識與記憶數次徘徊、奔馳在現在與過去交界線上，往往在大白天，腦中卻出現如同白日夢一般的妄想與幻覺，而起因不是別的，正是每當關口巽接觸到與他深藏在潛意識當中的禁忌的回憶有關的人、事、物時，他就會產生這種如同幻覺一般的夢境，此外，在京極堂親自出馬解開那圍繞著久遠寺一家的離奇事件之後，久遠寺醫院的實習醫生內藤糾雄親口說出他與久遠寺梗子之間的不為人所知的不道德的關係，正當內藤敘述這一段淫穢的過去時，關口巽憑藉著自身的想像力，想像內藤與梗子正在進行不道德的行為而被牧朗撞見時的情景，京極夏彥也借助關口巽的意識完整重現了當時這一場人倫悲劇以及最後牧朗遭到梗子所刺傷的情況，因此作者確實是有意將牧朗的意識與關口巽的意識相結合並且視為同一物，所以野崎六助認為這段獨白事實上正是關口巽的意識。但是，筆者必須對此見解做出反論，筆者認為這一段獨白其實是遭到梗子刺傷而躲進書房後的「牧朗」在流血過多且意識不清的情況下所產生的一段如夢似幻的意識。《姑獲鳥之夏》之中，當關口巽的意識與牧朗的意識相結合且同步運作時，對於場景以及情結的描述方式依然是以意識的主人——關口巽的敘述方式為基準，但是反觀這一段獨白的日文原文：

私は

たぶん、今日覚めた。

此処は、何処だらう。

私は何をしてゐるのだらう。

私は生暖かい液體に浸かってゐる。

私は目を閉ぢてゐるのだらうか。

目を開けてゐるのだらうか。

暗い。

そして静かだ。

<sup>152</sup> 野崎六助著，『京極夏彥読本 超絶ミステリの世界』，株式会社情報センター出版局，1998年，p. 38

私は軀を丸くして、液體に浸かってゐる。

声が聞こえる。

何を怒ってゐるのだらう。

いや、悲しんでゐるのだらうか。

私の気持ちは、とても安らかである。

私は親指を握り締めてゐる。

私の臟は外に開いてゐる。

私の臟は何処に繋がってゐるのか、

どうも少し

寒いやうだ。

私は

目覺めてゐるのだらうか。

「母様」<sup>153</sup>

請注意其中舊假名的用法，例如「だらう」、「ゐる」、「閉ぢて」以及「やう」等等，接著，我們再與牧朗的日記內容相對照：「入籍手續完了。幼きより昨日迄慣れ親む藤野の姓を捨て本日より久遠寺を名乗る。例の件に就ては未だ確認できず。と云ふより照會する機會すら擱めず。煩悶す。加へて、些事ではあるが大いなる誤謬を長期間識知せず過せし段、存外に恥ぢ入るべき事と、更に懊惱す。<sup>154</sup>」、「慶應大學醫學部産婦人科部長 K 博士との面談叶ふ。兼ねて據り目覺ましき研究成果に著目してゐた旨、亦當方難しき状況を抱へてゐる旨を告げると、快く昨年の成功事例とそこに至る貴重な資料の閲覽を許して呉れた。そのうへ實に興味深い示唆、御教授まで頂戴し、感激す。但し我がケースに於ては、精蟲の絶對數が不足してゐる為、彼の方法での成功は萬に一つも望めないだらう。やはり独自の研鑽が必要であらう。<sup>155</sup>」，如此一來，我們即可了解「ら」、

<sup>153</sup> 京極夏彦著，『文庫版 姑獲鳥の夏』，株式会社 講談社，1998年，p. 10

<sup>154</sup> 京極夏彦著，『文庫版 姑獲鳥の夏』，株式会社 講談社，1998年，p. 298

<sup>155</sup> 京極夏彦著，『文庫版 姑獲鳥の夏』，株式会社 講談社，1998年，p. 299

「ゐ」、「ぢ」以及「や」這四個舊假名用法的重複性，也就等同於如夢似幻一般的獨白的話者與日記的作者為同一個人。而這個如夢境與妄想的混合體一般的意識當中，其實潛藏著一個讀者難以發覺的牧朗的一個願望。佛氏曾論述：「那種頻繁產生的返回母體子宮的幻想，就是與母親發生性交往的願望的替代物。<sup>156</sup>」，而讓我們再次仔細觀察牧朗的獨白，不就能夠很明顯地看出這段獨白正是「返回子宮」的意識嗎？首先「我浸泡在暖和的液體裡」這段描述，雖然有可能是處於「母親」人格的涼子拿石頭敲打牧朗的頭部之後，將福馬林灑在牧朗的身上而造成意識不清的牧朗有這一種浸泡在暖和液體裡的感覺，但是這樣一種敘述方式不也等同於嬰兒還在媽媽的肚子的保護下、漂浮在充滿體溫的溫熱的羊水裡頭的感覺嗎？潛意識之中深藏著伊底帕斯情結的牧朗，想當然爾也同樣深藏著一股想要佔有母親的慾望的本能衝動，因此才會在意識不清、如同作夢一般的情況之下、自我以及超我也漸漸地離開意識且無法抑制本我的原欲能量的場合之下，這股伊底帕斯的能量使得牧朗將灑在自己身上的福馬林視為嬰兒泡在羊水裡頭的感覺。而「我蜷曲著身體，浸泡在液體裡」的描述更能使我們聯想到嬰兒彎曲著身體漂浮在羊水內的畫面，「我的臟腑好像連接到別處」則是因為牧朗遭到梗子刺傷腹部後，可能體內之臟器產生移位的現象，結果牧朗在極度疼痛的情況之下將這一種臟器移位的感覺轉化為嬰兒在母親的體內吸收營養時所必要的器官——臍帶在吸收由母親所供給的營養時的感覺，由於臍帶連接著腹部所以就如同器官外露以吸收外在的營養，所以這一段描述其實正是「臍帶」外露「連接」至子宮內部以吸取營養的胎內嬰兒時期。最後牧朗的獨白當中出現了「母親」這一個詞彙，就是牧朗臨終之前所看的最後一個幻影——他看到身穿和服、且氣質以及外貌本來就神似母親的久遠寺涼子，也藉由這最後一個進入眼簾的人物、加上牧朗由於意識模糊、神志不清的情況之下，自我以及超我完全無法發揮監控、管理、抑制的機能，結果就在這天時地利人和、種種條件皆滿足的情況之下，喚醒了深埋在牧朗意識深處的伊底帕斯情結所造成的本我慾望，導致他在離開人世之前本我為他

<sup>156</sup> 佛洛伊德著，汪鳳炎、郭本禹譯，《精神分析新論》，《精神分析新論》收錄，米娜貝爾出版公司，2000年，p. 126

完成了他深藏已久的願望——「牧朗以夢幻一般的情節，他返回了子宮」等同於「他完成了希望與母親發生性關係的願望」。



### 第三節 內藤糾雄之角色

京極夏彥透過如夢似幻的妄想與夢境，賦予關口巽以及久遠寺牧朗伊底帕斯情結——他們自小就有一種希望能取代父親的位置以佔有母親的願望。但是除了關口巽以及久遠寺牧朗之外還有一位戲份頗重的配角同樣具有這種亂倫的情結，那就是內藤糾雄。內藤糾雄，雙眼又細又長、且時時處於似乎睡眠不足一般的充血狀態，嘴邊留著不少鬍渣且因為說話的態度、語氣以及用字遣詞的關係，往往使第一眼看見他的人們認為他輕浮、無禮、不夠謹慎。雖然學醫卻因為無法通過國家考試，所以始終是位見習醫生而無法成為正式的醫生，為此，也往往因為留德學醫回國、且取得醫生執照的牧朗的存在而遭到涼子的父親——久遠寺嘉親的輕視。涼子的母親——久遠寺菊乃和涼子一樣具有產下無頭嬰兒的體質，過去她也曾經親眼目睹、親身體驗自己的孩子遭到母親以石頭敲死並且浸在福馬林灌中的經驗，結果和涼子一樣，處於產後意識不清的情況之下，菊乃依照本我的慾望的驅使——她想要擁有一個自己的孩子，而四處擄走別的產婦的剛生下的嬰兒，而她擄走了還是嬰兒的內藤、造成內藤的母親傷心過度而離開了人世、也使得內藤的父親跟著上吊自殺。所以失去父親與母親的內藤自有記憶開始，就生長在社會的黑暗角落中的妓院當中，養育他的夫婦也是妓院裡的屬於社會組織下層的掮客，但是每個月卻總是有一位神秘的人物拿內藤的生活費來到妓院裡頭——這位神秘的人物就是久遠寺菊乃。由於菊乃對於過去造成內藤的母親走上人生絕路的事情感到十分抱歉與愧疚，所以為了對過去所犯下的無法彌補的過錯表示負責，毅然決然地決定成為內藤背後陰暗處的監護人，保護、照顧他順利成長、長大。但是二次大戰隨即展開，原本名義上照顧內藤的掮客夫婦們也無情地拋下了與他們沒有任何血緣關係的當時十九歲的內藤獨自離開了內藤從小長大的地方，就在內藤遭到親人的遺棄而受到嚴重的打擊之時，菊乃來到了他的身邊，並且答應收留他進入久遠寺醫院，但是唯獨要遵守兩項條件——一、必須謊稱自己為久遠寺一家的遠房親戚、二、要成為正式的醫生並且入贅久遠寺一家，而無依無靠、身無分文且極欲逃離這社會底層的環境的內藤當然毫不考慮地答應這兩項條件，從此進入

了久遠寺一家。



#### 第四節 內藤糾雄之伊底帕斯情結表現

牧朗失蹤之謎以及圍繞著久遠寺一家的種種負面傳聞——經由京極堂之手摘去那神秘面紗之後，內藤彷彿斷了線的木偶、失去靈魂的人類一般，消極且神經質地娓娓道出他的過往以及與久遠寺梗子之間的違背道德與天理的關係。內藤回憶起他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妓院裡、還是小孩子的時代，久遠寺菊乃拿著內藤的養育費用來到妓院的情景：

那時的夫人很美，總是端端正正的。雖說只是每個月躲起來偷看的印象。我常想，如果那個人是我真正的母親該有多幸福。<sup>157</sup>

當時照顧內藤的夫婦為妓院的捐客，充其量只不過是受人請託、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之下收容了內藤，想必道德觀念與一般普羅大眾相較之下必然有所出入，再加上很可能未曾受過任何良好的教育且與內藤也沒有任何的血緣關係，因此，我們應當能合理地想像當時的內藤絕對是無法從這一對妓院的捐客的身上得到任何一點溫馨的親情與溫暖的母愛。如此一來，久遠寺菊乃的外形、氣質、身段皆與那些生活在社會底層、脂粉味濃厚且氣質低俗的女性們有著天南地北的極大差距，想必當時映入內藤眼簾裡的是一位從天而降的仙女、全身散發著高雅的、溫暖的、母性的光輝，在那黑暗、低俗以及陰濕的角落當中出現，顯得格外地耀眼。所以這一個印象始終烙印在內藤的心靈深處難以抹滅，再加上身邊本來就不存在著「善盡本分的母親」這一個角色，所以兒時的想法「如果那個人是我真正的母親該有多幸福」事實上已經在潛意識當中被認同，潛意識當中的本我已經認同「菊乃就是自己的母親」、並且漸漸地發展出伊底帕斯情結——幼年時代的內藤對於每個月來到妓院的菊乃產生了一種超越身分與年齡的愛戀之情。關於內藤的伊底帕斯情結可以在內藤之後的自述中獲得證實，原來，當內藤進入久遠寺一家之後便瘋狂地對久遠寺涼子著迷，原因就在於「我是不討厭〈久遠寺梗子〉，只是我和從小要什麼有什麼，天真活潑的千金小姐在個性上合不來。有點陰鬱，文靜的……

<sup>157</sup> 京極夏彥著，林哲逸譯，《姑獲鳥之夏》，獨步文化，2007年，p. 350；原文：「あの頃の奥様は綺麗だったぜ。いつもきちんとしていて一月に一度物陰からちらりと見るだけだったがね。この人が本当の母親ならどんなに幸せだろう—そう考えた。」，出自『文庫版 姑獲鳥の夏』，株式会社 講談社，1998年，p. 487



對，感覺很像我母親的涼子才是我的理想對象。跟愛慕的女人的妹妹結婚，而且還要在一起生活一輩子，這豈不是跟拷問沒兩樣？<sup>158</sup>」，因此內藤對涼子著迷的原因就在於她所散發出來的氣質以及平時的行為舉止與內藤心中的母親的形象相近，但是事實上內藤根本沒有見過自己的母親，因為她在剛產下內藤之後逐因為內藤被菊乃擄走而導致精神崩潰過度進而離開人世，且我們也可以合理地相信打從一開始名義上扶養內藤的妓院的捐客們絕對沒有善盡母親的職責，所以也不可能在內藤的心中留下任何一點與母親形象相近的記憶，那麼，答案就很明顯了，存在於內藤心目中的母親的形象就是我們剛剛所提及的一久遠寺菊乃的形象。再加上筆者之前所論述過的，久遠寺涼子的體內存在有三種人格，象徵著佛氏理論中的三我，而其中的「超我」的人格的「母親」正是涼子為求自身的自由而迫不得已地認同了自己的母親—菊乃的所作所為，所以從認同作用發揮作用、超我的「母親」的人格出現的那一剎那開始，菊乃的形象事實上就開始存在涼子的身上，那麼說涼子的氣質以及行為舉止與其母親「菊乃」相似也不無道理了。所以，內藤瘋狂地對涼子著迷，即等同於他對於潛藏在涼子體內的超我的人格的「母親」著迷，也同樣地等同於內藤對這個「母親」的人格認同對象「菊乃」著迷—證實了在內藤的潛意識深處當中，潛藏了自幼便存在著的「伊底帕斯情結」。

不過涼子對於內藤來說始終是一個高不可攀、難以親近的人物，所以對於涼子的幻想，就如同男孩們對於自己母親們的幻想一樣，只能存在於潛意識當中而無法、也不可能付諸實行。就如同佛氏所論述：「世上沒有多少人能把情和慾妥善地會合為一；男人面對著他所尊重的女人，性行為總是頗受威脅，只有在對付較低級的性對象時，他才能行動自如，為所欲為；當然，造成這個現象的，也還有另一份參與，那就是，他不願像他所敬重的女人要求不合禮俗的〈錯亂的〉性滿

<sup>158</sup> 京極夏彥著，林哲逸譯，《姑獲鳥之夏》，獨步文化，2007年，p. 351；原文：「別に嫌いじゃなかったさ。しかし、あの不自由なく育った天真爛漫なお嬢様は、どうにも俺の肌に合わなかった。どこか陰がある、もの静かな—そう、見ようによっては母親にも似た—涼子の方に惹かれた。本当に慕っている女の妹と結婚して一緒に暮らすなど拷問じゃないか。」，出自『文庫版 姑獲鳥の夏』，株式会社 講談社，1998年，p. 489

足。只有當他全心全意地縱情享受，他的性慾才能得到完全的滿足，但是，比方說，在他那接受過良好教養的妻子面前，他又焉敢那樣做！所以他乃去找比較不高貴的性對象，一個較不道德的女人，對這樣的女人他才不會產生道德的焦慮，而她既對她的生活一無所悉，就無法批評他了。<sup>159</sup>」，存在於內藤眼前的涼子就等同於菊乃、也等同於他潛意識當中的「母親」，「母親」對他來說是個神聖、高尚的存在，雖然因為伊底帕斯情結的作用力的影響之下，內藤的確對於涼子—母親懷有原慾的衝動，但是有著自我以及超我的把關，這股本我的原慾能量就一直被抑制在潛意識之中，直到「比較不高貴的性對象，一個較不道德的女人」的對象出現，他才把所有壓抑在潛意識當中的能量給宣洩出來，而這個對象就是長相與涼子十分雷同、但是氣質與行為舉止卻天南地北的涼子的妹妹—久遠寺梗子。牧朗自從娶梗子為妻、入贅進入久遠寺一家後，始終逼問著梗子過去給她的情書以及一場錯誤之下所產下的小孩的問題，但是牧朗殊不知收下他的情書、與他發生關係的皆是梗子的姊姊—久遠寺涼子，但是當時的人格為京子所為，持續不斷被逼問過去自己壓根也不知道的事情的梗子情緒失控且與牧朗的關係越來越差，夫妻的身分早已有名無實、甚至牧朗與梗子也從未有過任何一點親密的舉動。之後梗子與內藤的關係就如同內藤的自述：

「八月底時，梗子突然來到我房間，用撒嬌的聲音對我說：『窗子那麼近，你都聽見了吧？』她看起來不像是在氣我偷聽，不，更像是在挑逗我。她塗上鮮紅的口紅，眼神充滿勾引的暗示。〈略〉<sup>160</sup>」

「你們猜那個健全的大小姐對我這個妓院長大的人說什麼？梗子居然對我說：

『我還是處女嘞。』。<sup>161</sup>」

「聽她說，牧朗結婚之後連她一根手指都沒碰過。每聽到梗子從口中說出牧朗不

<sup>159</sup> 佛洛伊德著，林克明譯，《性學三論·愛情心理學》，1971年，p. 156

<sup>160</sup> 京極夏彥著，林哲逸譯，《姑獲鳥之夏》，獨步文化，2007年，p. 353；原文：「八月の終わりの頃だ。俺の部屋にふらっと梗子がやってきた。そして、猫撫で声でこういった。聞こえてるんでしょう？窓がこんなに近いのだもの一つてね。盗み聞きを怒っている様子ではなかった。いや、寧ろ挑発的だった。濃く紅をひいてね。誘惑するような目つきだった。」，出自『文庫版 姑獲鳥の夏』，株式会社 講談社，1998年，p. 492

<sup>161</sup> 同注釋 160；原文：「その健全なお嬢様がね、女郎屋で育ったこの俺に、いったいなにをいったと思う？梗子はな、私は処女なのよ、とிட்டんだぜ」，出自『文庫版 姑獲鳥の夏』，株式会社 講談社，1998年，p. 493

想抱她、不愛她之類的话總讓我產生淫靡的心情，會變得很興奮。<sup>162</sup>」

「反正我也是把梗子當成涼子的替代品而已！」<sup>163</sup>」

「嘿嘿，隨便你怎麼輕視都行，反正梗子只是涼子的替身罷了。那對姊妹很相像，我從第二天開始就把她當成涼子來抱了。梗子嚐過男人滋味後積極向我索求，而且隔著窗戶就是丈夫的實驗室，可刺激得很呢。〈略〉<sup>164</sup>」

梗子與涼子的長相雷同，所以當梗子進入內藤的房間裡，並且帶著具有性暗示以及挑逗的語調詢問內藤有沒有聽到爭吵的聲音時，或許因為長相的關係使得內藤聯想到涼子也進而聯想到菊乃——也就是潛意識當中的母親的形象，因此強忍著體內本我的原慾能量的燥動以及伊底帕斯情結的作用的雙面夾擊，並沒有與梗子做出違背道德與良知的舉動。牧朗身為一個丈夫，帶給妻子梗子的感受除了時時詢問梗子她壓根也不知道的往事所導致的精神壓力之外，平時牧朗根本沒有陪伴在梗子的身旁，而只是整天待在實驗室之中進行他那神秘的研究，因此梗子作為一個心智與身體皆已相當成熟的成年女性，面對應當疼愛、體貼、溫柔照顧自己的丈夫想必投射許多潛藏在她心中已久的本我的原慾能量，但是那位現實中的丈夫卻完全與梗子的想像相左、甚至反其道而行，沒有疼愛與體貼，就只有類似神經質一般地不斷質問梗子一個她完全沒有概念的往事、更沒有溫柔的照顧，就只有每天晚上遭到緊閉在實驗室裡頭的丈夫的冷落，為此，梗子的原慾能量終於囤積到了極限，她的本我已經累積到了一定的能量，足以突破自我以及超我的管轄與箝制而尋求外在的解放，結果出現在她眼前的正是一位不管年齡或是體格皆適合她釋放能量的對象，最後梗子的本我使勁渾身解數勾引、挑逗這個對象；而這位對象——內藤雖然一開始似乎能夠抵擋對岸的強勢攻擊，但是面對「**我還是處女**」、「**牧朗結婚之後連她一根手指都沒碰過**」等等充滿刺激性的話語，內藤的自

<sup>162</sup> 同注釋 160；原文：「牧朗は結婚してから梗子に指一本触れてなかったらしい。梗子の口から、抱いてくれないとか、愛してくれないとかいう言葉が出る度に俺は何だか淫靡な気分になって随分高揚したよ」，出自『文庫版 姑獲鳥の夏』，株式会社 講談社，1998年，p. 493

<sup>163</sup> 京極夏彥著，林哲逸譯，《姑獲鳥之夏》，獨步文化，2007年，p. 356；原文：「俺だって梗子を涼子の代用として抱いただけなんだからな！」，出自『文庫版 姑獲鳥の夏』，株式会社 講談社，1998年，p. 496

<sup>164</sup> 同注釋 163；原文：「ふふふ、輕蔑しろよ。梗子なんて涼子の身代わりに過ぎなかったんだ。あの姊妹は能く似ていたしな。次の日から俺は涼子を抱くような気分で梗子を抱いた。一度男を知った梗子は積極的に求めて来たぜ。スリリングだった。」，出自『文庫版 姑獲鳥の夏』，株式会社 講談社，1998年，p. 497

我以及超我的堡壘也開始瓦解、崩潰，受到對方的積極挑逗與勾引，終於也引發了內藤深埋在潛意識當中的本我的原慾能量、甚至也引出了他自幼便積極渴望實現的願望的伊底帕斯情結。結果，兩個皆已壓抑許久的本我能量終於交會在一起完成了人類最原始的慾望，但是由於梗子本來外貌就與涼子相似，因此內藤始終懷抱著「反正梗子只是涼子的替身罷了」的想法，這也就表示內藤不僅僅完成了本我追求人類原始的男女結合的慾望、由於「梗子只是涼子的替身」這一個概念，我們更可以了解他也藉由「梗子」等同於「涼子」、而涼子的氣質與外貌更使內藤聯想到他想像中的「母親」—菊乃，最後可憐的梗子不只是涼子的替代品、她也是她的母親菊乃的替代品，用來完成內藤自小便深藏在潛意識當中的與母親結合的伊底帕斯情結的願望。

